

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

觀陽李贊元望石

閩中鄭觀吉寶侯甫

全叅訂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不關殿最之數應山并費詘無以爲舉廢

浸循門垣鞠爲茂草卽陟降對越之地雨入苦侵至
一切踴踏無禁諸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始未嘗不
咨嗟嘆惜久亦習爲故常無復問消索開胥之氣中
于人文字卽賢書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
周迴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矣以妥在天者夫黨有
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問并餘子揖讓周旋亦莫不
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
其圯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
勸公用副侯嘉恐人文之意侯聞而輟然曰譬之家

督于此有弟子焉爲之極工精舍拂几寶儒端拜修
澁而習之頌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砌義攢窮荒
荒茨茹披衡以自爲晤尹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
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心計禮規
鼎今酌昔悅使習于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非屬
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溷赭堊黹之色几筵俎
豆之列無不綯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簡陋耀于光
明匪直繕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
再肅而前日聞之禮君子不家于官已耳以家爲官

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否
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間左肯
構私其子孫而爲家也乎哉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
吾身者之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于余東西南
北之人耳旣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
至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
痛皆余所當問語曰苟有利于百姓吾無愛于髮膚
况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遊業之地焉明
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楨以爲珠重百工之懃不在肆

而善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
土敝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資士之地
土敝氣衰甚矣余實見在長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
以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
之人人在見恩已在受德而曰余以家余官乎其敢
聞命博士及諸弟子具瞿然返以侯之言語余不佞
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刺俗吏但期會簿
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諛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
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

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于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于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庀精廬端拜賓師尚恐弗及焉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鷺振之序賓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甕繩不濟濟章光王庭一發皇俎豆鍾簾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矣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寧惟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棫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媿科名發憤爲名公卿卽大門潤屋于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

之病亦只勸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
樓臺無地何以家爲品以重鐘鼎勲以昭旂常是乃
善爲身家計久大者而實自不重其家始侯固以言
詔之身示之矣式毅似之其則不遠處爲蘭杜出爲
圭璋諸士之重于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爲士鄉君
子軍而源本于率作興事譽髦斯士者侯或當莞爾
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
靈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
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蘭諸善教善政有與

本
卷
之
四
四
人之頌在不具書是役工作之數主亞之名并具在
碑陰

賑荒紀事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
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
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
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携幼之狀衣鶉而面鵠也行
絕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
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
肆而後西江掾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
新也饑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別丐子與

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婦女之與
籤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濇心焉是役也善
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骨濇也爲夫衙
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
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
焉而萬無一已卽有詭迹衆人目以重侻杓合者亦
其眼實饑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
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澁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百
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真

饑人逐卽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汰也爲
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糜食之早之衆之
久婦孺之市無相鬻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鷄犬之
夜無相傲也殆茲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
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
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濕而坐者未起弗安食
勞夫俵饑諸人衆辰而隊逐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
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
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蒿焉而股掌

幾曷廻焉無一人息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
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
庶幾共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侈當此凶歉時
卽斗米百錢皆諸饑人渴中壺也首事諸友人故刻
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士民姓名以備查核余爲
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清如子傳

清如子者今楚大叅杜我白公第五郎也生于太倉公署我白時至庾政大司農趨南渚署其考日一清如水故遂名如水表以清如清如子墮地時奇穎異常况大母某極愛之歲餘能誦唐人五言絕不但識之無也丁未我白廬公大母墓于深山叢莽中清如子固請從三年如一日或勸其省母以省諸兄對晤或憐其少遺之肉食以弗敢甘辭顧時時誦此而不得吾情烏乎得吾情語以節墓間孺子泣也曰不懼

遣太宜人憂耶是時日下帷讀周禮左國漢秦諸書
目直數行下我白偶外出有狼破籬克斷斷墜相向
我白急歸省視之顧息歛歛席間臥若視龍猶蝘蜒
也已從我白入長安周歷燕趙恒岱之間吊古興懷
多所聞蓄臆量既擴會心益遠常尾叔若兄步西山
之萬壽寺叩萬壽鐘鐘固鑄有法華經其上曰直須
一擊字字圓應當下了却一部法華經矣一偈未終
聲聞圓覺叔若兄以爲從廣長舌出云我白鎮允吾
請問微行聞出松山鎮番之外間關與行險隘股掌

問幾喬廻之大閱時雜諸健兒鬪弓走馬兄若叔聞之曰胡爲爾爾曰以習寇氛鍊吾脆也此不亦王文成少年行徑哉俄烽煙四起官軍色爲變獨夷然不爲意耳語我自曰此去邊遠烽煙當不卽至應胡兒款塞內附耳非寇邊也飛哨三四探至果然清如子讀書領大意不屑爲彊記時有所叅勘多出古人意表篤好李溫陵批註不去手曰意見略同共促促不當意者輒抵案曰腐儒勦說灾木徒亂人意不攻世人舉子業乃下筆獨蒼朗微至渾成一家言蓋其抽

繹者富領略者澁耳書喜張旭懷素落紙卽有之趣然于懷素每曰僧也安用敝敝于此取名爲終棄去弗屑也留意當代人物從我白所得忠佞者見邸報推升不當與疏請留中者每爲扼腕清如子意旣不可一世而服富識卓諸所不學而知不諳而習有識者各以命世才期之無何且下世矣生以萬曆庚子卒以丁巳得年僅十八而生于燕市卒以楚邸則皆客也以余觀于清如子畢用其絕倫之姿不失爲文人乃世家少年子識量意度之所入亦何其沉毅英

特也此人既應虛生卽其頃刻了法華一部語亦定
非生死草草者而才華未盡發爲文章幹力未盡發
爲建立世緣亦未盡畢爲父母妻子而倏然以來倏
然以去去來皆從逆旅則何也楊子曰微窺清如子
于神識所注也常情世諦之外命意造語節節清遠
解脫絕不落人間烟火其來也端有所自矣昔文成
從五色雲間下爲王氏子令不遇老僧以不解語終
世未得收文成之用原來之文成或不以彼易此也
夫閱世之靈根法器固有以申于用之爲有盡而蘊

于用之爲無盡者其能爲頃刻了一部法華經者有
盡之年未可以尋常旦晝論也卽人世百年而彬彬
稱大雅者又何以加清如子

故黃州儒學司訓節孝先生心一陳公行狀

當嘉靖時有旨下法司勘同科臣陸劾張桂不法事
吾邑陳公伯善爲比部卽代他司訊得二相從人贓
跡如法覆上已上念張議禮功召還建公及陸公陸
拜杖謫都勾丞公拜杖削籍得歸夫張桂以議禮常
上意上倚之如左右手且上英武剛果好徑行其喜
怒而無所留惜公豈共不知避忌但輕功名哉此于
生死之際實寢處之矣已張桂敗諸以忤兩相敗者
皆得詔錄贈卹而先生顧困田間四十年兩以當柄

厄泯泯于世無所聞聞此亦世廟時缺典乃公有丈
夫子八人司訓心一先生則公六子也通朗亮直有
義風旣已俎豆比部公于賢人之間更以砥礪各行
開啓後人蓋綿比部公之澤于無窮先生名一拯字

別號心一先世南昌人六世祖導益以鄉薦訓
雲夢坐迎南下王師綏罰戍流寓應山隨蒙宥遂家
焉仲子昌以武功爲百戶生閭閻生穢穢僥喜施予
稱長者族里當積雪時破雪飼凍鳥雀存活無慮萬
萬生子八俱以儒起家其六爲武宣師訓儼以子贈

主事儼生比部公之良中嘉靖癸未進士當世尚張
桂時始不屈朝廷法以覲吏部終不以杖建搖尾柄
人一時輦下大小目公及陸奇男子元配朱封安人
二室危及廖生子八各有聲諸生間先生穎敏博學
強記下筆數千言小試稍却更發憤摩研目不窺罔
者年餘文故日奇進而才識通膽勁練津津乎闢東
漢西晉邑才孝廉劉敦伯化折節事之奉爲主盟先
生顧弗詹詹屑也益刻厲名行以古人自期許是時
比部公直聲滿中外無不願通公愆慙先生于昆仲

間多所匡正比部公陰得無累其清白聲事有緊切必商確先生也諸昆仲既不一母時不無間隙與爭端先生善爲勾停消釋曰庶以既翁承堂上歡也比部公卒哭踊如禮其所遺諸衣裘類衆半搜而聞先生高臥不出聽與傲損者弗問獨勉諸昆季襄大事既林安人後事畢乃從諸昆季外居手一編呶唔外不問家人產文日益精入奇賞于姚督學禹門拔高等廩于庠往先生四兄一捷于諸生中無雁行先生自是試日上乃一捷性矜上先生或偶右他文捷投

筋詈不住與有所委任弗當意輒終日怒先生弟和
顏受之無敢一字反也捷卒時以遺孤悃及兩女屬
先生盡力爲嫁娶今悃與長君元朴同寢食而悃固
放浪無賴子也先生多方誨禦弗悛泣告四兄靈爲
廢食損形者久之已悃妻債悃無良緞死妻家原以
先生哀請悃得脫反办顧益從酒人六博積子錢不
得鬻產憤則遷恨元朴文上已心欲兇毆之至死元
朴一日已迫極倖脫去泣訴困辱狀于母張夫人張
夫人語先生若何必欲存兄產而一子以死兇悃手

先生若弗知也趣惘至跪元朴于庭數之曰若奈何弗善事兄而反致誣兄怒呼辱楚惘故力求代乃曰姑貸汝再開罪汝兄與杖百惘亦心動然卒浪產盡潛挈共後妻及子外亾卒客死事有無可奈何者正惘之謂先生踏踏弗安也屬元朴百方跡踪其亡子必爲置產授之室弟一授先出繼繼產盡思復先生首割股田爲諸兄弟後產仍廢先生獨爲置田一區隨稱貧復爲益益復賣賣復爲置如是凡數四弟卒爲室其子懦更割產益之鄉有田與少弟隣弟

個人混爭界內由讓不與計弟間以忿戾加先生弟
笑受也曰昔人唾面聽乾何況吾弟弟兄之不和只
爲見有不是處先生之孝友類如此張夫人于娣奴
間亦多所條理逢骨肉不情處曲于先生前解譬蓋
張夫人性婉順而靈先生時開孝經列女諸書故每
能相照云元朴能言時先生卽語之曰子弟讀書但
以詩書取科第便失誦讀本旨平時喜問古人事先
生午夜醒提不輟元朴或大有所期許先生曰無謂
古人難亦無謂古人易須自童子屋漏中立脚去每

小訛必斥小失必杖必顏解氣和遍揖諸在側者乃令起或謂太苛曰百過成于傲一子儘可爲善早督過之無遂于教也已酉元朴舉于鄉先生若弗喜也者曰吾獨非人情然有懼焉懼汝易視天下事一旦試縣官或嚶嚶而行不掩也更語張夫人自今以往兒亦稱得意人須耳邊時有白惡聲以消磨其恣肆心使知傲爲承受地旣元朴上春官弗第歸一無少假借不異兒時督元朴閉戶攻苦卽親友不得已事不以一字通有司先生乃喜曰此差不失爲先大夫

子孫先是先生五入試棘闈不得僞遂絕意進取放
情山水間咏詩叙今昔事其張夫人偶耕課讀陶陶
如將終身晚以明經司訓齊安不屑與諸同事僕僕
當路人日延諸生可砥礪名行者若晏清李五美諸
公商諭今昔不倦時分家運粟食諸貧生賞識鄒君
謙駭若淑趙君貞吉周君三俊嚴君師範丘君魯及
惟明惟時等皆落落奇士先生旣以是臭味諸君子
同類不無中忌會教授朱罷通府勸取學租將累同
齋王道遠賂王甚貧而訥不能爭先生憐之爲代爭

以是失上指而又嘗過督學積書及無賴士以是三
恨因合爲蜚語中先生轉光澤授致仕歸歸而擁閉
贈送者或詞氣俱憤先生謝之曰教官教諸生與不
屈諸生以媚人是吾職掌不得其官則去是吾本懷
皆于人無與諸君無爲吾世情爾爾卽歸日取比部
公未竟事成之獨力舉比部公祀于鄉鞠墓所腹田
供春秋祭與弟侄守焉臨祭及生忌辰必孺子泣齋
肅各如禮復廣比部公之意置義田若干畝萃族人
之渙爲始祖祭卽從祭時訓諭諸宗人凡族人子如

外鬻者各贖歸男爲之室女資粧嫁之凡數四又城中餘屢盡以居貧子侄相待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族人服從其教事無大小無煩有司者已舉五兄三柩拮据營祠堂成呼元朴及諸孫泣語之曰老人未嘗一日忘先大夫之忠盡思益光大之今已矣二三展先敦族事皆先大夫之意老人力辦僅此餘在汝輩勉之無忘老人今日之言是時先生無恙也命元朴治後事元朴已先事備周陽諱之先生曰生死大還耳但不付鳶蟻何諱大都死者全歸生者善繼世間

事便是了當佞佛飯僧但遺達人笑自是月餘遂不起遠近走慟者無問宗親士大夫門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夫亦先生生平在人耳目者耳不佞舞象時受交元朴從元朴所時見先生評定諸書如廿一史音釋皆手有窺定間質問辯駁徃昔事條析如簡腹箭書庫豈必問孝先太冲已事先生筆研十餘年余及二三同人多以談語相昵笑先生正色曰晏平仲久敬是我輩交法彌正平爾汝劉貢父談諧畢竟惡道二三同人目界儘曠一見先生卽容色不斂而肅

然終不見先生矜厲色杯酒交懽融然春解也亦終
不得先生一輕渫語先生與諸人遇渾同若不分淑
慝者及叩之則中井井無毛髮蔽所謂澄之不清滄
之不濁者元朴旣以先民自程度標格峻整少有公
憤毅形于色我輩澆相莊重先生固藥之曰居鄉無
爲爾恂恂不是如此行徑况今季世卽從此立朝韓
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平和如是乃
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
敗卽諸君子當亦自悔以故先生于人一無怨或有

犯者剛柔悉吐去族有不撫者兇相逼元朴欲應之
先生曰吾若何爲若滿貫且某先生大夫族人也時
人曾不以膽許先生但所然笑也余癸卯過雪堂時
先生正約諸同事申理屈諸生事諸同事共以利害
危之卽諸相好者亦曰先生且再計此不足成名先
生不爲意豈守令共仰鼻息之理官一苜蓿先生視
之顧不如鄉里兒與衆不爲理之族人子哉可以理
遣情恕弗屑用其剛而職掌所關配義以往不以官
縮亦不以無名餒也則先生之識際澁矣假令一當

縣官之用利害生死之際定亦不足以役先生先生
常語元朴曾子父子相反今吾近猶汝近狂將無同
與然汝直率不諧于俗終當不及乃公成先生之自
名與元朴歆然若不及其尊人故規規如是乎先生
之言曰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夫名且晦之第
介介然以我諧俗者耶先生學有源本事有稗俾識
遼而養沉矩方而跡化無意取矯激之名而中宏內
勁未可涯量傳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當先
生之謂惜也魏公不分黑白之蘊未得究其施而光

大比部公之孝思祇用之敦族儀鄉里與開啓其文
夫子若孫夫敦族儀鄉里比部公之澤已長開啓其
子若孫則國家收先生之用猶未有艾也已先生長
古文辭澗子遠近傳誌諸作以得先生一言爲重然
先生稿成卽擲去故集不獲存人共惜之總之平生
有所弗屑又無論雕蟲之名矣先生生于嘉靖癸卯
十月六日卒于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四日春秋七十
有二元配向高縣知縣光振女先卒繼配張省相都
秀女孝謹如向夫人與先生敬如賓子一卽元朴名

愚中已酉鄉試娶喻經歷權女孫男三長印可娶庠
生雷一聲女次郢可娶庠生謝嘉論女三印可娶孫
女一聘不肖漣長男之易曾孫男二長箴次範印可
出元朴將以 年月日奉先生葬于山叙次先
生行實徵有道之言壽之定封之石屬余損益其詞
余侍先生久卽徵元朴之請亦不敢以筆研荒落辭
故爲直述其真如此

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西室柯公行狀

公制舉業擅場諸生中最早也往予童子時從衆人
中望見公丰儀頎而軒秀目炯炯映人毅然有不可
一世樂已公入補秋官大夫余時以候命長安得時
時過從公公亦以粉榆氣類交相驩也因悉公磊落
慷慨每于風塵織趨外有一段亢爽曠逸之味間酒
酣起舞自道其所蘊負與所邂逅苦多行拂亂其所
爲于今感時憂憤蓄滿欲輸顧無自珥筆形墀埋輪
都亭一發舒其所爲清澄天下意願幾爲歎獻沾臆

矣公既不儕耦齊俗亦無能近公公常悅仲長統樂志論使居有良田美宅之說以寄牢騷不平之趣俗人固不喻其非求田問舍也先是通州盜木之議起下所司勘問公意中謂某八座矣當今之世幾人無地起樓臺或不當討官商些小便宜而曰盜將莫須有且國家大臣體似亦宜卹安可深求然喀在喉間未敢發矣是時公意多不自得而體亦非以小極及守韶州之命下公向人曰某不得志于天下者當以發抒于斗大郡苟不先朝露薨遂杜延年文無字

參議及抵家竟以不起天下既未得見公之用甚矣
公之資志以沒也公達人也生前自爲玄廬屬其長
君孟楸曰死卽埋我長君奉公命將以本年某月歸
公新阡而不忍公淹沒無聞屬余不佞序次其生平
行事將請不朽之文于鉅公長者封公墓中之石夫
余旣已悉公生前矣能辭一述公之大都俟誌公者
采焉公名文守自其守西室其別號先世忝感祖諱
實者娶安陸汪氏生志能贅于呂生秀秀從母姓遂
爲安陸人秀生大梁大梁起家舉子業廩于庠需次

舉明經卒乃一經課子家聲彬彬起矣生頌功有聲
諸生間次生頌德是爲公父舉明經以公貴贈文林
郎山東泗水縣知縣配張氏贈太孺人生丈夫子四
長卽公次亨次京次變相繼逝繼配岳氏亦贈太孺
人再生主生壘公墮地靈奇有異兆氣骨更異群兒
贈君器之曰是必大吾宗方十許歲亦自得大魁兆
甚奇然固有水繞碧霞臺狀元仍舊來之誠公益自
負云于時贈君說詩解頌遠近從游者屢常滿戶外
公論駁編摩多越人意表每一莖出衆共辟易避已

補博士弟子員哀然異等食縣官廩矣甲午薦鄉書
對公車未第公場同事曰其固欲一到舉人任領季
廉滋味耳但辦作秀才事一第自芥拾之戊戌成進
士授富順令富陽爲四川巖邑富而多豪橫力能撓
持有司公有意先令公嚴文靖之爲治一意護持小
民魚肉恣奸利者卽強禦必申法諸窟蠹剷然一清
吏胥伍伯凜凜水上立已乃進諸生講說文苑者風
習一煥今大叅楊公其手植桃李也時有播州之役
當事廉公幹敏檄委督餉紀功饒見方略事平功當

在優叙終以嚴明忤人中蜚語公以聞贈君艱馳歸
置不屑理也服除公不卑關司小官治辦著能聲丙
午補山東泗水令邑故事簡民淳公一切與民休息
日進諸生講課文行鼎新學宮詳補仲山衰裔廩餼
具爲額三年俗益彬彬矣父老子弟朝夕而尸祝之
至今庚戌擢秋官郎奉天子意欽恤廣西獄多所平
反不但一白孝婦冤求生一郡邑獄情已者歷廣西
四川山東三司凡大獄隸公讞決有枉抑無不昭雪
著有白雲篇生法請于大司寇衙門肅奉行之偶以

提牢中風濕旣拜韶州命寧家里中疾雖小平公慨
然曰某再仕爲令不惜以身爲官亦曰吾不敢爲容
容乃自顧昂藏終非無災無難到公卿物已矣安能
長以官易吾身乎遂請病不出時與酒人俠客談棋
說劍督諸弟子讀書論文頌請息交絕游之句條然
有以自得也五六年于茲雖藥餌扶携而花辰歲月
觴咏嘲弄常不廢嘯歌今年午日猶共諸子弟問臯
泛蒲及望始神觀稍異人共牽衣環泣竟無顧戀而
逝公天資傲穎讀書目數行下雖不畱心雅騷而筆

研游戲興到淋漓令富順有楚語一集臬司有帝京
篇泗水有齊魯篇十泉咏粵有適粵篇都典麗矯健
不失中唐居恒悼張太孺人弗及鼎養逢生忌辰輒
孺子泣撫二弟女嫁如已出事贈君備極色養弟妹
嫁娶惟力是視怡怡友愛有大被之風田廬衣食俱
豐腴無分同異也諸弟亦各翩翩成俊才云大都公
有異兆而未盡應有異才而未盡用有異治而未盡
名真賚志以沒者要以不伍齊俗允然獨行其意長
劍耿耿斫雲天外夫俛仰纖謹迂爲聲名以迎耳目

而掩取顯庸公寧沉抑無屑屑焉斯亦湖海元龍磊
落俊傑丈夫矣乃其西曹西粵多所平反亦奚必減
于公後世聲施也公生于嘉靖己未正月二十七日
卒于天啓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娶熊氏封孺人成公
之孝友爲多內外政井井無閒言男一卽孟樞孺人
課之嚴勉以公命委輸補上林苑監丞娶杜氏爲壻
義府知府杜天培女生孫一森尚幼

贈文林郎常熟縣知縣劍山楊公及元配贈

人劉母行略

先君天性孝友十三歲時先伯祖以不法事官捕急懼禍不測給先曾祖曰衙門訪事兒已打點得當矣但令季出一代認卽事已先會祖以語先祖先祖敬奉命先祖母難之曰不見伯之耻君貧乎卽鼠壤之餘米不以周君餓妻子乎聞縣官欲立殺若若之何其以性命戲且君朝出代若夕挈妻子而逃不君惜也先君跪請曰弟代兄難義也且臨以大父之命益

可以爭死有司固無害先祖力出代官怒甚先君前
請曰此吾兄某也非某也以父命代兄而完公家事
公顧盛怒爲耶乃先伯祖竟如先祖母料先祖既甘
代先伯祖遺累無轉詞適歲大疫染者闔戶屍相藉
先祖母亦中疫危甚先君泣禱于關壯繆祠曰吾父
義代吾祖遠出也實吾之以吾母若不起吾亦無見
吾父日矣其明日一襪縷道士踉蹌來乞酒肉先君
辭以吾母病但支藥餌耳無能從君飲襪縷生曰汝
母病無難隨取水一盂手書數字于水中一洒床帳

聞而先祖母卽豁然起矣因以字相傳并他有指授
遠近疫者但迎先君至卽無不起先君但聞人家病
卽往視每分饒者之贈金以經紀貧家僮粥居無何
先伯又以費官錢繫府獄先君携五十餘金往贖之
至府而先祖且先解橐中歸裝保先伯出獄中矣先
世與邑中十三姓人以軍功授有無糧田屬邑有司
奉功令清丈田畝邑猾者以前田報清丈十三姓怯
不敢出理先君曰豈其祖宗世遺之田而自我棄之
共若國恩何獨挺身與猾胥理如是田附在安陸隨

州者俱入額獨應山欽賞田如故十三姓人鳩百三十金爲壽先君曰公等以我拚性命希若阿堵者乎揮弗顧隣人有匿賴賣過二十餘畝者予弟兄欲白之理先君曰若祖與汝祖舊也本人正酷貧無奈一置之官恐十二歲兒不保矣且老人豈以兩兒膝易此斗升田哉因呼其人來以田聽之無較先君居鄉迂好學王彥方大都多此類邑廣文有喜以道學勗諸生者其特拈出宗旨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士大夫亦共稱快先君曰若論入道理上去求天知也多

了一番知更多了一番求云喜飲酒善焚先醫旣以神授名門殊多病人卽風雨午夜必起偶一日以酒故未及應半夜叩者先祖戒之曰汝醫非世傳人但以汝奇驗故爭託性命矣汝嗜酒求或失應應或失求且邑醫以汝故刀圭俱度罔藉無天人俱妬之乎先君竟謝諸延招客曰吾醫不過得一二禁方與紙上索目耳吾何及諸醫因避入澁山共先孺人講求耕織之業時與野老山童呼酒詠詩于林風山月者垂五年足跡不入城屬戊子歲大饑賦廩中粟得八

百石盡傾以貸山居諸貧人原不欲償也次年大稔
諸貧共議倍相償先君固謝之先母劉孺人語之曰
今年穰里人棄其有餘我不必讓其所不貴何不一
識之以待其不足乎愈于今日虛名也不二歲復大
饑盡招前入還其息而哀其羸者更以遍周諸貧人
是時余不肖兄弟儘有聲諸生間先君督之甚嚴而
却無責善痕迹或小有放逸處但于中好引一二程
語所不肖亦不覺其轉移速也先孺人則卽嬉笑少
肆呵跪必移時闔家無黎明不起之童子童女然時

儼寒酌勞逸未嘗輕鞭斥一人也邑中有一宦歸者
車馬居第侈甚人艷稱之先君曰讀書作官人富非
先世之餘僥非俸錢之積一旦乞兒暴富不賈不商
肥田高宅自樹垢坊耳何羨爲其內人亦與先孺人
爲中表親裝束舉止多作態先孺人退語于婦曰婦
人家自有好本色不在好裝飾不爲貧賤失氣不爲
富貴改常方有受用若論道理卽大官高位當看作
本等尋常若論消受卽一簪一履亦寧簡素無作暴
殄侈何爲者汝輩萬無便爲眼熱是時余兄弟猶居

諸生問考輒不前時有鬱色先孺人寬之曰秀才但要肯讀書肯做人得官不得官命也明年中高榜今年考下等亦命也無爲自苦先君則知不肖之必能倅一第也但時調余不肖兄弟曰今做官不但患在有富貴心更患在有功業心只是淡淡隨官隨時做去要于有益于君于民而我不必顯有其名便毀譽得喪隨處爽快活大都余兄弟不肖所承受于內外訓教者如此今兩尊人既不及身食課讀之報而余不肖又不能顯揚隱德之萬一惟幸當非常單恩

庶幾藉名賢椽筆一代王言垂萬禩榮九京耳

明季介先生湖山羅公墓誌銘

予童子時卽知邑中古獨者有湖山先生云已予得
交先生長君翼父歲丙申爲先贈君一周甲子先贈
君見背二年矣子昆季兩不肯捨焉有傷於心也乞
諸長者言爲追壽是時世人旣過而笑之卽二三應
者或亦實應且嗤耳先生固不輕以一言假人獨若
有當焉後爲詩歌相薦慰語翼父曰子之爲父母慕
思無存亾久遠也楊兩生此念於世人異於人子常
予乃求先生所爲子者生事塋祭各如禮兩尊人生

忌辰及巳生辰白首無不孺子泣予嘗謂孔門多至
行而負米之思不聞亦在原思諸人則以予所睹記
有如先生豈獨令人難哉予數奉教先生別先生爲
令五年得無大戾歸再拜先生堂下先生固健視履
予方喜當得再請教以無戾予後來乃展謁之二日
先生且無疾終矣屋漏無愧顏非天先生志也何況
大年獨若後生典刑何哉先生之德不可謾予私從
諸長者據先生生平一毫無苟八表而慕謚先生舜
介然術共大者耳更從翼父請據狀悉先生行爲誌

而銘之窆封之石先生世江夏四世祖忠徙順天之
宛平其家應山則忠仲子勝隨兄典寶明從壽邸安
陸因附籍應之南偏勝三子曰爵曰賢曰堂堂孝弟
力田稱長者配張氏推挽相從如鹿門夫人是生先
生生之夕張孺人夢神人授以古篆文先生故名文
韶時敦茂端謹寡言笑卽諸兒前狎相逐目不瞬尤
好讀古孝經不脫手若其天性矣十四補邑博士弟
子終歲下帷城南四賢祠四賢則宋沂公元獻公與
所稱連底凍連底清兩君子先生雅慕嚮之若相依

焉歲時再省兩尊人寢食外卽家人生計無問矣再
十年廩於庠先生旣業益進而規行矩言實稱模範
人倫故邑賢才子弟多從先生游先生修明程朱之
學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勸揚引古人相規劘人旣
巖事先生而狎子弟則時時聞先生私居先生正襟
危坐若肅神明卽溽暑無脫幘露袒於以質管幼安
當無憾不冠登廁時矣先生事兩尊人畢盡色養當
張孺人卒衰疥柴立旣塋廬墓側朝夕歸堂上省寢
食後一水一糜必泣奉地下乃入口及擇張孺人生

平情性所畏愛拊護如生時已丁父艱亦如之先生
卽情事旣申乎固無日忘其兩尊人無問兩尊人生
忌辰與已生辰卽兒女婚嫁諸可喜日亦愀然若有
痛也歲壬子先生春秋八袞高異父跪請觴先生固
曰生我者安在忍爲壽敬謝客如常時先生隣聚暴
客白晝禦人貨夜恣所探胙機上肉小民無或忌獨
戒其徒無侵羅君忠信之至可以馴暴信然先生有
弟婦柳氏實持弟秉先生每自謫終不得同居乃僕
取老器物取敝田廬取薄瘠盡以腴善者居弟弟但

用以聽內人出入亦竟坐無敢放內人故無嗣死有
勸先生收前田廬者曰若所割以資弟可豈其壑此
無當先生嗒然曰人既有弟而不能使合若又有弟
而不能廣嗣施於有政之謂何而且以沾沾故與孽
吾弟者曩益重予不德將無滋吾弟沒後羞乃盡聽
柳氏廢無問柳氏必勸先生券爲無問柄先生并听
然與之異哉牝而晨無禮逾暴客亦實茹先生退然
若不勝衣言訥訥若不出口耳乃里有負狠爭不解
若而人得先生一言卽釋去或陰踏非義者曰幸無

以聞雜公此又何也先生性不知問田廬而好施予
配趙孺人督家人力耕支卒歲外小得贏羨卽量廩
以問貧宗戚及里之婁人與丐之疋赤者歲爲常趙
孺人更欣然勤本以佐之先生孳孳好問人日計乎
因自約其願養無兼味五十衣不帛或諷之非帛不
煖子與氏非耶先生曰布衣吾素也先正於子婦家
以絹帳飭奩來曰無破吾家素風吾豈敢以身作法
先生積學數十年顧老諸生間晚一舉明經擔簦游
西雍一觀都邑宮闕之盛睹長安所稱士大夫爲仕

宦狀歸語異父曰始吾讀書仕宦將以經世今似不
盡然古人耻播間羞折腰也滔滔而是無益以迂明
經混其中自滋浩歎耳遂灌園種樹課孫子編經史
間以其意興發之詩歌陶陶如也無復問除書事蓋
三十年不入城市不見邑長布袍平巾田父野老間
若未策名選書者人或謂先生厭棄人世榮名至此
不無自惜其所蘊蓄耶先生固恬然曰老措大卽出
何裨掀揭一甕黃盞足養廉吾安吾分矣竟以明經
卒卒於萬曆癸丑八月二日距生嘉靖癸巳年正月

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一今年涂月初吉則先生藏
魄之日也先生迂言迂步程昉古先皜然熱中羶悅
之場旣以沒齒耳矣所稱泰澹間篤行隱君子非耶
前撫李公廉徵幽人篤士將薦剡以風學博雷川吳
君欲借先生應先生固以曲士庸行無足當採風者
謝吳君此隱其身並隱其名矣予澹有意乎先生之
自志也曰廟堂未問伊周事屋漏先分舜跡心爲善
之念嚴於屋漏斐然成章而泊乎無營其在胥庭皇
虞之世乎乃先生之爲古人也初生時天固已命之

矣銘曰有玉於此而質栗然而澤銑然剖而薦之其
光亘天夫惟亘天而朴旣剝蘊而崇之其輝自完夫
惟自完而光益全愛天地寶者終不以光之剝易朴
之全嗚呼儀世之羽而世未登共用也軼古之行而
已未收其名也爲龍之潛爲章之闇是謂古篆歸全
於天舍照重泉於萬斯年

明德隱率崖程公暨配朱孺人合葬誌銘

隱君卒于家訃來應之五月余昆季爲輓章哭之寢門之外矣其明年隱君長公道遠次公體仁季公存質將以某年某月奉隱君藏于祖塋之左從隱君指也持予友陳元朴狀請誌銘其幽宮之石余與長公季公游同庠筆同社今復與仲公同義賑之好故知隱君莫如余淡者當余從隱君游題隱君之槩曰花醉柳吟不減扁舟湖上蓋跡君之履湖山詩酒情逸韻遠若有意乎少伯之爲人亦復好行其德不作人

間齷齪是達哉其能自樂者今讀元朴狀殊詫予向
者知隱君之猶淺矣按狀隱君名煩字惟簡別號率
崖其先爲重黎裔自周休父封于程遂以國姓旣晉
忠佑公得賜第于徽之敦篁故爲新安人宋宣議公
再遷休陽之率口故又爲休陽人十一傳至希昂公
歷周海嶽樂應山風土復占籍應山舉三子長尚安
公永律有長者稱生用材公廷檝高雅絕俗善詩古
文詞先娶某氏卒繼娶殷孺人晚乃舉隱君及季燧
隱君生故奇穎有遠志喜讀書用材公極器愛之固

弗使竟讀或篝燈自課必極之就寢人間之曰吾晚
年子安用僕僕咕嗶爲隱君卽志有所不慊乎然弗
忍拂尊人意至左右無方備極色養或從游山水間
趣若濫衡宇用材公喜更快語之曰天下佳山水多
在吾儕呼招間隨履齒所指時用知物權子母而紳
縮之亦足以行吾隱而佐吾施且烟雲舒卷亦聽吾
意興所之固當愈于苑繫一官腰整折道傷不休者
隱君自是割所習鉛槧脂車作四方游每富山水幽
勝風月清好招友載酒于松烟竹靄間若戀不能去

然時時不能忘兩尊人每動念趣歸恰值尊人相憶
時後用材公病將革君重繭至得親藥餌哈殮無幾
微憾于股孺人亦如之此不但偶有天幸矣視弟燧
殊篤因心燧以無子卒橐筭盡付其婦曰無傷其心
俾守吾弟志也及弟婦卒并爲歸塋故里隱君居恆
好義任俠急人之難常如不及元配股孺人實多襄
成之其對隱君則嚴如賓也隱君亦深相嚴重卒四
十年不再室孺人生有丈夫子三隱君課之最勤嘗
曰而翁之寄湖海間也從而大父志也然畢竟以未

光大前人之業爲缺且而曹能無意任敬臣乎爲開
塾于黌宮之傍堂曰清雪志不忘伊洛樓曰一經志
不在簾金總紫共額曰仰止蔣花種竹編琴書延賓
友領三君誦讀其中意念深矣三君亦實率服惟謹
彬彬質有其文云當隱君遊湖海時心計奇靡廢
居以授僮子者輒中耳目所入諸窘難亦輒解囊密
周之弗問其人姓地亦不以姓地語人贊故屢大起
而亦無大饒贏蓋行吾隱而佐吾施固用材公肯也
尤篤于宗誼程故有世祠祀休父及晉忠佑梁忠繆

宋宣議數公歲族大宗小宗之衆三春一舉祀計百有久戶每歲輸六戶主祠事費可五十金已領事者漸稱難蓋額辦三十金外不無增償耳隱君虞其漸弛也倡衆族別哀祠中之靡有百五十金歲既有常供而餘膏之飫者且亦久遠矣凡祖慕傷有餘壤與有鬻祠產者獨力倡衆完其故更大捐囊金飭石庀材峻祠之卑下處至今翦薶之氣時隆隆起從兄廣東理問燹家累鉅萬無子序應仲公體仁繼隱君固三讓族人之子而燹之後事則一一爲經紀其輕財

篤倫類如此每歲饑大爲糜以食諸俄人徃信陽夏
大霽磨資糴于應米故價倍涌隱君固封廩人間之
曰吾不欲作有錢糴也至冬仲流入遍野乃出廩于
雪中籍人而計口食之隱君旣名德衆歸凡里族得
一言卽膠爭立解學博雲溪吳公介嚴重予可獨爲
式廬額其堂曰仁孝古風有司歲造請以重寶典雖
應俱席者三非其屑也隱君于世情一絲不罣然終
不怠用材公首丘之戒最醉心武陵之西湖欲買一
區往老其間竟忍弗果歲丙辰春秋幸高矣豐顏饒

願無衰老狀偶病濕卽促裝歸親友交止之隱君曰
非欲舍生我之土但欲魂魄依先人耳抵故里開堂
受諸子姓稱觴已病大作三公皇皇請禱延醫君正
色曰榮而必悴天道也往而必歸人事也人間事如
此而已而翁髫年書史四十年詩酒山水眉間不下
秋色間左不落右言資材不爲守虜壯游老得故鄉
造物且息我而且爲我戀乎坐床褥間月餘竟弗飲
藥言笑如平時顏色亦不變而逝時萬曆丁巳某月
生以嘉靖丁未得年七十有一配孺人歛吳村朱子

儒女佐隱君內政井井更得兩尊人懽禮率諸子婦
稱女宗先隱君十四年卒生以嘉靖戊申得年五十
有七是時道遠體仁旣將膺爵命于長安存質聲籍
甚諸生問青紫直掇之耳卽諸孫亦何林林玉立也
余常惟名利之于人甚矣中人猶難言之隱君他無
論如寧抑共志無忍違憐愛晚子之意以布衣終且
未常不遠游而念自膝下首丘之戒至老死不忘于
金可推以讓宗人宗人百八十戶之公祠則務畢心
力爲禴祀遠屆又未常以此詹詹侈鳴于人也此不

謂君子長者間哉隱君夫婦競行其德不與造物爭
名爭盈造物自不能不以樂予隱君以羸于隱君之
子孫乃隱君生死不驚其神又必不屑屑與造物爭
除乘矣余既誌其槩如此而附以銘曰

厥有逸民榮利穢穢蘊美以父聞餘于子舟車其似
山水共指游戲居廢指困則喜重義敦倫身焉終始
曰誰相之亦有女士白嶽慈芋是為幽止群鷺將翔
而千秋康只

告神文

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申朔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楊漣謹以牲醴敢昭告于城隍之神惟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與神來共臨此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必不可以欺神闇對幽微或不能慚自知而不能不畏神知漣以豎子濫竽茲土入境之初與神盟曰不受私書今四年所邀神之靈諸縉紳大夫士殊能相信漣亦無內無外無炎無涼實未嘗聽居間竿牘顛倒民間曲直一字可藉口以復前

約至于大奸惡大橫暴魚肉吾民者憑一片鉄心冷
面而與民力討之而絕不與已也利之所在力可從
事者亦直與民敢任怨勞此漣治邑之大都也若無
柴米衣服運之家鄉辦之他郡不足者問買之民間
亦從不敢以官價占小民便宜一文無論四年俸薪
未能餘兩餘錢以潤歸橐且爲地方事累債千餘金
人未必盡知神必知之或當民間病苦旱澇心神震
恐不啻父母病苦願以身從月下星前佛邊有妻子
所不知者或惟神知之又漣關情一邑之隱念也惟

是守法大嚴容有違而發之過當用察不精容有蔽而失之太疎民隱當恤民困當甦如火民荒區檣收坊里等事吾心有餘吾力不足容有舉而竟成中閤而未盡周詳此則漣之自知可與人知而無不可與神共照者乃夫漣一身精力拙不知分一念以營吾官握符四年迂不知借一日以營吾妻子斯親友之共笑共嗤衆人之疑矯疑怪漣又可與神共付之一笑也漣妨賢路四年地方幸無大災大患苟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佑陰騭敢忘神庥謹潔牲粢用

仲告虔惟神鑒在至于境中休戚相關令爲客而神
爲主客人耳目有隱蔽中不及照之覆氣數中不能
與之力常庸客之乘補客之不及以慰主我者之願
是又惟神念之矣尚饗

祭贈右侍郎趙我白老師文

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
我翁趙老夫子卒于家門生楊漣以請告在籍遠未
及聞也今年七月見請贈卹邸報始知泰山之頽也
典刑之喪也潛然涕之無從旣已弗及侍藥易簣之
役又適以邀有新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
撫棺爲慟師生恩義迥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
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子獨有父母之親師生
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之殷館閣清華入

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之
淳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未欲治
平耶莫叩問于九閭拊心縣宇慟悼莫因築室獨居
之誠旣慚端木之于尼父磨鏡束芻之義尚愧孺子
之于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于九京
嗟嗟夫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聞鼎譽著在里乘
贈卹褒揚寵在朝廷篤慶留餘大在後人卽金鳳雛
苞采英英覽輝儀王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
于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

竟于世而世終不能于夫子乎櫻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蠅蟬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盡觴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芻狗塵瑱未嘗不軌物彞倫于古今宇宙得喪升沉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贏非漆園之逍遙瞿曇之寂冥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期仁智樂山水之情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于天真可以糠粃萬物可以鑄鈞古今可以末季唐虞用之則行是蓋吾夫子之渙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

夫子亦何取于世之名傅騎箕尾韓隕大星歿以其
形存以其神夫子且以達于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
未嘗不生而感慨于尋常之憑生杳杳明明夫子其
有當于漣之言

奠徐尚書文

原任兵部左侍郎以邊功加兵部尚書前巡撫甘肅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順天學校翰林院庶吉士
京成徐老年丈老親家考終正寢忝眷年弟楊漣時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滯在長安不獲與哈殮之末
祗辦香清醴爲位率兒女稽首一再哭傷哉肝膽肺
腑之交一旦幽明永隔矣旣連以會推忤旨削奪爲
民還里其明年乙丑乃得束芻載帛匍匐登堂爲文
以告親翁之靈曰猗惟翁兄及質瑰瑋秉材韶美嘗

心世務文經武縉鵲起魏科瀛洲前擬請備補拾長
西臺使埋輪都亭白簡呼嚶察吏造士名炳日星經
略西夏韓范齊名特晉司馬政藉洗兵天不慙遺畫
隕衝精嗚呼痛哉憶別兄年五袞而三神堅以王淡
詔玄詮卽數千里時訂衷言日月幾何音響寂然再
憶燕北無日不接兒女留連爾汝肝膈深夜矢盟愛
身愛國或有垂旻垂泣而責庚申斥伏衆驚庭杖兄
撫予臂死忠何恨嗣商移宮撤簾相壯事幸報成屬
淡退讓今謝朝事何速相忘更憶少年追隨筆研各

相矜奪問奇老錢連床風雨美擬作舷赤脚賭碁共
衣授餐今來廣廈如何不延嗚呼傷哉金丹未成誰
是長生或以仁枯或以稟羸北邙累累亦何足云如
兄元德滿腔是春理潤神充人百其身天之元氣國
之典刑齒未甲周官未公登况復伯道并天緹縈天
道人事是耶非耶爰今遡昔夢耶幻耶噫嘻余知之
矣惟兄未生神告異兆來自青羊頂餘亦號曰惟年
伯隱德上曜帝于御前勅兄下報今封三代金吾世
廟降凡事完飄然還詔驚走塵世之一覺猶厭五十

七年之勞耗絳州甲子佳兒庭紹入卽引以爲兄悼
亦祇足以發玄穆之一笑西夏匡襄勅在旂常老成
長者名在鄉邦宗伯議謚司空治藏畏壘西涼尸祝
未央在夫人嗣子之不能已于悲愴亦已可以與吾
兄相忘余所惜者國喪真人更所急者奪我斷金五
嶽游事誰堪託承我淚浸淫踽踽涼涼觸目傷心夫
豈世情丹臺洞府靈共猶于余乎英英尚饗

祭 大中丞文

天啓二年八月中浣大中丞山翁先生塋于本山通
家晚生楊漣以時方杜門請告弗能與執紼之列至
今十月一日乃得匍匐一展先生之松楸撫今昔之
誼情感幽明之莫問潸然不覺涕之淫淫也嗟夫先
生忠直顯立朝廷先生名德著在公評先生不朽河
嶽日星先生卽沒天地爲并漣復何論惟是漣以枯
劣德弗孚人先生知我不難抑已以相伸前日之珥
筆彤庭于今之附名清卿誰源誰根獨愧予小子無

所建明以負先生知人之明報先生以人事君之心
先生當有憾于此乎小子亦何以對先生于冥冥
先生更何以歸予小子而俾弗逃于前程韓范至今
如存予小子亦不敢于先生之前問先生之骨爲朽
與存哲人塵土仙耶化耶伯道無兒天耶人耶百歲
千秋胡可問耶尚饗

奠周少叅文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差分守荆西道叅議聚
翁周老公祖卒于承天公署太常寺少卿治年弟楊
漣弗及舍殮起簣之役絮灑辦香匍匐重趼哭之幽
明之間負此良契痛哉不可問矣先是前月漣以應
山改折事數行致祝傳公杜門未得報書則意公小
極誓節卽勿藥耳再傳凶問且怪而紉之曰公廣輔
豐頤神骨挺秀當有不盡之年公寬然長者質厚秉
坦逾尺之璧當有不盡之享且一領方州再司衝憲

生成沽濡之祝賽當有不盡之報而直方以大智仁
且勇天之生此人也當有不盡之用公復齒參及強
豈其遽已是者亾何再一偵之計聞屬吏矣理之所
以度公必不死者旣無一可信人定之天情之在公
不可以死者高堂旣有白髮之倚問當戶猶多黃口
之問帖而夢夢奪公如此其速卽欲不酸鼻變咽涕
之無從也不可得矣况在某蘭譜之子民又感恩而
莫逆月雪奔趨撫棺一哭生死交誼莫叩天關係以
哀詞公平聞耶不聞耶詞曰惟公韻宇金粹王瑩惟

公德量嶽包淵滄霞蔚雷碎誰埒宦聲荀龍周士誰
並後昆人生如此何問殤彭憶予交誼不禁傷心長
安金市附驥后塵握手留連擬弟比兄一行作吏彼
此風萍十年再對西山白雲楚材再振籍呂司衡得
入鎔鑄隨冶而金雨露偏我闔家全城再司屏翰布
郢陽春百廢俱舉氛淨羽寧曰予應山倍苦非微千
里陸漕十家九傾曲爲詩命改折題聞解懸百世山
高水濶叔牙知我止及一身天地仁我止在一生視
公何如今古誰倫銘鐫在骨金石匪貞何以願公庶

幾長齡豈公厭世上應帝賓人喪元氣世失國楨鳴
呼哀哉天猶張弓短除長乘公多未盡之留卽還所
留于其生與其所生皤皤壽母三千爲春刻刻鳳雛
覽輝千尋惟公報享何必其身况夫壽至王喬貴至
阿衡當共盡時亦只冥冥百年五福莫宰戲人擲而
還之公自達生日月調笑大年縱橫卽予哀詞安知
公之不厭于聞生芻一束如玉其人予聊以致無可
問之忱

莫詹隱君文

天啓元年二月下浣厄在少微待封愛松詹隱君以無疾終諸丈夫子以三月廿三日藏隱君蛻于祖塋之傍從泊命也隱君負質沉直而抱氣淳和子姓比里故多歸心哭于門哭于堂哭于室人無遠近云余亦附在親戚之列平時言笑過從稱殷篤矣幽明之間遂成莫問乃率兒子輩一觴醮之并敘述隱君生平以告隱君也詞曰洞板峙碧河漢蒸雲誅茆枕嘯有隱丈人亦慙咕嗶摩志飛英傳讀貨殖悠然會心

四方張矢惡乎長貧自圭五養陶朱三成徵時知物
海採山征厥用既饒而倦蹄輪緬惟名宿希踪鹿門
黃嵐碧浪沉情耦耕劍鮮擊肥白墮尋盟簞篋迺夢
蘭畹枝芬豈曰田舍作軌後人延賓啓莖勞愛一經
杳茲翰墨寧數簾金佳辰良月盈耳書聲君曰樂只
無虞荷薪鋤墳劈典十載螢燈羔鴈既飭分香類芹
人曰處士有志竟成賈用既售黃羊未陳揮指疆理
惟力是程趨庭課讀得路青雲佐勤敬案亦有冀賓
田既連阡暈華嶙層業垂創裕可謂崢嶸胡不壽者

一旦返真雖曰返真而無不瞑家逾中產孫子繩繩
允宗在後隱德著聞泯泯蹙蹙夫孰君倫朋嘖嘖
夫孰君榮壽非不足君有長存長存者何子與善聲
余言非謾君子居歆

祭王母馮太恭人文

熙寰公祖與漣同丁未舉公才情茂美齋如睦如覲者比之麟鳳珪璋因遡源而知有太母賢太母繼也非育公者也公何恃尚韶齡卽異誕庸自鞠乎母云強立有成矣比太夫人之母公也慈愛肫摯忘其非已出而公亦復純孝性雷居常視食寢疾痛視湯藥懇惻眷戀亦忘其所自出吁嗟乎余觀屬毛離裏情切瞻依者尚有緣愛憎之變失怙恃之懼至不等之投兔道矧矧腹隔而情岐者乎太夫人席廡持素衿

具西方善根諸如女德狎見者不暇悉述其卓然殊
絕爲笄黛之所不敢望獨是撫公而善成之蓋不第
陶孟母庶幾魯義姑事更難于義姑矣嗟嗟渾後先
之迹捐爾我之畦無傾無軋歸于大同卽豪士大夫
日佩聖賢之訓不能而太夫人優爲之彼行于不見
爲積美之源者其在茲歟以故公之蒞我耶也顧視
督率摩撫吮哺勞勩周卹保護軫濟其養吾民也如
母之養之持抱拮据維掖繻宇呵詰抑黜修攘扞衛
其安吾民也如母之安之吁喏詔赦稱程浚拔携指

匡翌警引提挈其玉吾民也如母之玉之某每往過
邸間聽途人頌公德者輒願太母壽因思某亦有母
共積履差彷彿焉願安能使歸德亦如太母然某母
猶幸健飲啗康視履前尚諗及太母無恙而太母遂
溘然長征也豈太母之證果西方抑造物之棄涓民
而奪之母耶傷徽音之如在悼玄德之綿邈謹洗爵
焚香撫蕪辭以并告太夫人之靈辭曰鬱鬱函關千
秋紫氣神漉逶轉靈鍾女士世途簪笏曰嫌與忌厥
德惟母姒嫵淑惠匪菩提手口而瞿曇肝肺截織剉

勸曰他人子維魯義姑曷云加矣母所蓄租善積則
餘禮樂詩書爰發其儒緊德星耀楚帝用福于下阪
倚大夫士庶杜公斯母以尸以祝惟衆母母眷言徽
德有秩斯祐倚帝命有常綸錫孔章爲龍爲光彩服
煌煌壽考不忌歷世共昌誰是倚伏履完集穀乃賈
婆宿維公篤孝幾絕而續驚呼百屋士民莫贖爲母
持服持服云何飲河索源矧某猶子豈也可設酌酒
敝辭惟靈是瞻嗚呼尚饗

寄莫程率崖文

先生遠韻素懷疎襟逸識軒霞澹月也往來吳楚間
寄耳確是扁舟五湖後身客歲先生雖有小極然神
自張王趣自超豁及有故園白嶽之思不佞與先生
別時杯酒留連言嘯款洽不佞尚與先生爲他時黃
山之約取次衝岱而何以遽見背耶嗟夫華堂晤對
卽成千古風流自在而神采難返黃壚之嘆山陽之
感其能已於悅楚計別光儀勞人夢寐忽再歲除哲
人安在眷念高誼九閭莫問具有一杯告於故榻猶

與未磨知能鑿我也嗚呼尚饗

輓玉磊劉五哥長生詞并引

余入長安之七月初吉適夢玉弟黃冠羽衣服色正黃錯以雲霞諸繡謁予邸中曰弟且別老兄長作浮雲道人不復還白雲矣余甚驚詫而覺殊疑乘雲歸鄉此離塵就化之祥已復念玉弟道念甚真今以病故益斷諸緣塵根旣淨或真人現相耳無何而訃聞且至矣嗚呼余與玉弟道義骨肉十二年于茲乃生死古今徒託之夢中一語心未至稿木死灰忍不腸斷余又以國家之身鷄肋長安無從撫棺一慟幽

冥之中抱此缺陷追憶癸卯之春余以訪海韋先生
入白雲是時海韋先生妾命余兄諸昆季問諸昆季
懽情都泆而玉弟實怡怡蒸人也嗣是探玄問素假
認一切諸緣個中事意中語亦惟玉弟爲獨真余則
謂他日千家一鉢玉弟庶幾其能玉弟神且日益津
津王也旣余作吏虞山玉弟時刺我以世事都幻莫
漫將真做假余或勗之須完世間課讀事玉弟傲然
弗屑也曰思仁所不能外斷者獨兩尊人大事未完
耳此外卽妻子且聽之可無當浮雲兒無自絆而又

絆我乃玉弟畢竟死心孿友人也會二兄昆磊無子
亡玉弟爲嘔血數升已而兩尊人繼亾益形僅立神
已喪亡過半已後有疑從葬起人且詬玉弟以莫能
爲白但爲文叔飲枕間之泣共強焉而偶人語笑者
皆形魄耳一腔血誰從傾熱髮不得直其上指頸不
得償其旁濺則有聽二豎三彭之搬弄恣其咯絲綉
以投之杯簞土木而已客歲予假歸再過白雲則最
玉弟曰世間功名假恩愛亦假花萼帷蓋間事亦何
常不假試問主人去矣恩愛結于何處垢淨明于何

所千家一鉢作何住脚玉弟亦若爽然醒然畢竟死
此一腔血矣嗟夫玉弟一日不忘兩尊人也兩尊人
竟有淺土之暴露一日不忘伯兄也伯兄竟爲若敖
無屬之游魂孤兒寡婦玉弟今誠假聽之矣而玉弟
之真安在豈造化一切以假愚弄人識破其假者造
物反妬之早奪其真還之虛空以返證其大假者耶
嗟夫玉弟之假化矣而不逃之真在玉弟自積彼天
未滿之願未慊之恨陰燐野碧莫更于化中結不化
之有情癡也惟余與玉弟雲水之約于今已矣願玉

弟尚留此真主人無復爲情癡所轉輓偈數言馳命
兒子代余泣涕而道也玉弟其竟爽然聽之乎詞曰
有形皆幻生死俱假西沒東生環相爲駕沒卽生因
卽沒何能大化虛無神仙匪真旣滯于形不名爲神
不見其形其神安存不晦者明不死者生死性常明
何死何生有玉于斯體用天成在山非璞在席非珍
汗之而光埋之而瑩惟不自晦其真嗚呼玉人無晦
爾真庶幾長生

啓

答同鄉柯蜀太守啓

稔惟臺下望高尺璧品重雙南允矣公輔之資暫借
保登之寄旬宣瞻國三川免恤恤于露根公慎牧民
一路盡怡怡于平葉岫嶙直卑劍閣高華起接峭峨
蔽芾歌傳西巡重資召伯屏藩武接北闕卽迂穆侯
吾楚旣張縣宇共仰某鄉里後生官寮暨子久有懷
于御李尚失候于題梅何來長者之先施殊歎稽生
之過懶更承兼旼益自愧心勒此蕪函一布夙悃統

惟崇炤何旣宣鳴

答袁兵備

伏以玉節虎分慶握折衝之寄珠裁露布驚推溢分
之榮荷寵物以何堪頌德私而增懼恭惟老鄉翁台
臺才堪佐命策預經邦含香粉署共推文正之十萬
兵督餉鴈門益預鄭公之十三策既崇人望借憲兵
符杼壯猷以作捍廟堂紓西顧之憂載甘雨以行春
邊塞飽東依之願赤絕狼烟狼子解辦稽顙綠回塞
草塞垣臥鼓興歌赫赫海內具瞻泱泱楚南生色其
竊附粉榆之末久依山斗之光平時旣積欽仰之衷

今日復藉嘘扶之力政期題裏于附鴈遠意拜德于
緘魚珠璣錯落欲爲剖腹之藏筐篚充盈祇益捫心
之媿爲壑自甘報李何日至于掖垣獻替之司豈是
山海藏納之所大丈夫誠得地宜言而言出爲經者
安在 聖天子或止輦以待而一言悟主者何資惟
茲負官負國常懷遺棄梓之羞庶幾愛國愛人共無
吝斗標之指臨風再肅爲日以須

答關內楊大叅

伏以熊軾專城久著次公之勩碧幢重地特高范老
之名福星朗映一方夜月光分同籍恭惟老年丈名
世高標調元妙手聲華峻起結蔥佩于朝行簡命特
隆耀金麾于甸服威武屏封豕長蛇之跡無地不是
春臺旬宜無黃鳥碩鼠之歌有天共熙化日蓋選衆
後舉借已濶之保障作礪長城而爲地擇人出富有
之甲兵泥丸函谷譽已隆于總憲寵卽重于建牙某
臭分蘭畹仰切斗華喜芳聞嶙峋高出秦關百二嘆

音塵寂寞歉茲江鯉一雙何來瓊玖之投兼拜筐篚
之飭謝何容口藏在中心所冀揆文奮武全才揭勳
華于指日佇鷹出藩入相重命奉周旋以有時統惟
照鑒曷勝瞻延

賀孝昌令

老父母之治澗水也清風載道明月當空惠露旣沾
足于蝸蟠嚴霜亦肅胡乎狐鼠何啻仁稱三異共推
政擅十奇芳譽早鵲起于燕京勝選送鳳騰于豐邑
雖猶位不酬德庶幾人以重官喜在得馳負重此行
何異登仙桃渡鶯花久候使君之旆金陵春色新承
君子之光夙荷蘭投恭當喬轉雖憐此日災民之離
母却喜畱都重地之得人久積燕私薄械魚素聊申
情于賀厦深引缺于躋堂此束帛之芟芟以寫心之

脊脊統希鑒在曷勝神馳

答承天別駕

伏以屏星散彩祥開是處歌吟日綬影華光動隣壤
氣色豈真門啓丈夫之志何當車借使君之榮恭惟
老公祖臺下瑞孕羊城福來郢里懸魚望重人推清
儷四知題典名高世仰塵融千仞裂名城而共理清
風明月平分佐太守以齊驅高蓋華軒並峙春回帝
籟龍光益豐芭之鬱蔥鏡照人心鼠伏涸城甓之窟
竇蓋才浮百里淹廡士元于當年光燭四隣見陳仲
舉于今日寧曰半刺雄風式快武藩鵠起某久濡河

鴻未遂斗瞻猶歉承修其下風速意先投以明月

賀王軒籙舊公祖

天賦真人望歸名世心上未雜一毫富貴胸中饒有
幾萬甲兵到處卽造福于民隨官務盡其在我當湏
子賑荒之日存活何啻鄭公及郢中坐鎮之時保登
有加召伯鬱葱王氣累世已深藉滋培睥睨邊塵中
權更寵資檄定惟天下安危注意故兵事節度付公
崇詩書而謀帥端無同儒生迂濶之譚妙劑以靖
氛斷不襲近時苟且之套報傳鈴閣想旌旗已不覺
共改觀風入板廡知頭目共相戒無生事雖奪東人

之袞繡賁增西園之長城已得嚴疆收彈壓之功何
限窮簷甍侵剝之苦韓魏之功勲爲小社稷之禔福
實多某虛受兩朝之特知未有一籌之展報痛心外
侮轉慮他虞卜素况復強橫封貢未定完策須事事
備乃其無患更着着先不在見功惟有我公平日之
淡心乃遺吾困此時之隱福喜在尋常賀燕之外慶
淡感慨仰屋之餘肅此數行所當百拜亦惟肘腋之
外憂有託則天子之肝食可安僅曰樞衡之內召從
茲乎大人乎浮雲何有統希鑒在尙勝神馳

賀李方伯

伏以雲漢爲章久蔚斗山之望鹽梅堪寄先資屏翰
之猷懽聲填動鳳凰山瑞色一開鸚鵡渚恭惟老公
祖台臺覺在民先器稱王佐李官起籍早騰高潔之
聲瑞錦蜚名茂擅寅清之選範諸生于準繩規矩共
頌文起八代之衰率下屬以惠養忠清自是德足萬
邦之憲惟帝選衆後舉簡屢試之名流專司保障在
楚邀靈有福得書宸之碩彥益固維垣蓋玉節欲移
爽氣先炎消于六月而華燠一至清風卽澄澈乎三

湘春回召伯當年露漑君陳今日斟酌有箕有斗之
困將造化大藉補偏調停空國空民之窮見社稷永
由裊回其久欽台斗喜入旂幟莫罄一字之宣揚祇
有如盤其怵舞仰瞻師日同旄孺游泳于熙長懸睇
卿雲共蘭杜暎依乎斐齋數行布候一芹誌心裂屋
渠渠雀燕祗淩叫喜春聊藹藹蠅蠕莫禁旋愉統在
照涵倍餘踴躍

答侯侍御

不肖浪迹長安素餐仕路虛有過情之耻更叨非分之居竊惟臺下心與春涵道從夏大願常歸于人多好事喜偏在于鶯轉喬林蓋有人卽受其德之生扶而無物不席其蔭之廣大故如某今日濫承紀綱之寄總邀庇覆之靈方且抱慚原無可賀遠拜珠璣之錯落濃加篋篋之承將其何德以能當祗捫心而知愧敬申采于九頓聊寄謝于數行總在照涵不勝馳切况此生稱副之未能卽我里提携之分辱何以處

其真御史不官重而有以重官是所望于子大夫無
我舍而庶其教我

答王兵道

恭惟老公祖臺下德意春生惠好露澍披襟嘯樹和
風暢及柔枝汪度疏瀾弘澤盈其細派下逮之仁無
量仰承之荷何堪伏念某荆土寒宗蓬門弱植沐滋
培者比比業已成樗顧孱息之嚶嚶猥云如虎堂除
四世敢同派衍乎關西筐篚百朋竟辱榮施於江左
金蘭之誼固渥玉麟之詔奚當報以何涂感而生汗
勒牋先謝銘俟耑修臨楫可任馳戴

答王叅議

稔惟老年丈一片赤腸千尋罡氣交多至契不在形
骸之中義有獨期常援偶儕之外望而知爲君子就
之益服真人蓋衆正所共皈依不但同年窮相嚮往
弟自長安候命卽已朝夕深投一別六年晤言一室
當潞河之行所無事如柱石之砥共中流旣鼎望之
甚乎當紫官之特起豈戈操于室闕遂竊成于鉄疑
然雪凝自見于現消而雲淨終歸于空朗丈伸何妨
尺雙淵潛益厚天飛卽今翰借東方何異召巡南國

但有以媚庶人報天子我能操其重不必問外勸瘁
內清華名自尊于官想我年兄會有當于弟之言也
接得手教如奉面言引快可知至于弟原甘廢棄山
林忽漫躡司風紀總叨樾蔭實愧鶴軒恐或遺愧于
如蘭亦何取茲于列栢庶共有以教我乃能不負同
人幸惟留神曷勿企念再辱授餐遠愛祗餘爲壑淡
慚數行布素千里馳神引聯脚雲之南望關情紫氣
之西來脉脉此心懇懇此願矣總台照在未盡曠悞

謝祝壽啓

恭惟台下盎然太和之氣純是生物之心見萬寶共
宥于金成樂斯人咸臻于壽域卽如恭忽忽新逢甲
子容容浪度年華已當韓魏公之五十三而權璫之
勅遣安在容易郭老兵之六十一而羯胡之劍掃何
時反哺轉心惻于臺烏擊邪更衷慚于寇豸有懷生
我之劬日寵錫同人之綺霞况使者重繭之慙數更
外甥壺白之鄭重旣揚之稱共職又祝之永其年願
何德以能堪祗藏心于無斁真是頌而無能爲稱將

無感而益澁之漸聊布謝于數行莫宣心于千里統
惟照在曷仍瞻馳

回新春啓

仰惟臺下道先民覺心與春涵元化實藉鈞調世運
共推斗轉卽今條風嘘物想見揭百度以歸仁載瞻
麗日行天還知耀一方于同泰惟懷拍拍以都是故
景熙熙以向榮正三素之遙慶雲開忽雙魚之驚從
天下似親芝宇煥光照于四筵如奉塵譚訝寒融于
滿座數行布候一寸馳心祈萬福之攸同偕百昌而
共遂自今泰啓三皇之世惟君造化生心從此和消
同氣之履跋予焚籲以望統惟照在曷旣神馳

答程啓寰道尊

稔惟老公祖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天下有
待治平當今共歸柱石卽如句宣南楚不殊豈保東
郊人共游于化日之舒長俗盡怙于祥風之鼓暢寧
惟歌謠不到萋楚實且蔽蒂日茂甘棠卽憔悴莫有
甚于此時而我人獨飲九天惠露今徵併誰得寬其
生命在四方惟此一道福星蓋江漢之邀有夙緣亦
造化之偏私吾楚耳某依斗有年披天無自託萬間
之蓋庇疎尺素之緘題先辱瑣函更頌鼎貺既珠璣

之錯落讀來齒頰俱芬覲篚篚之充臆登嘉拜承何
地聊數行以布謝勒明德于無諉統在鑒涵曷勝馳

注

祝沈太封翁

日者金風薦爽璧月流輝當庚公開人間成寶之時
更甲子發天上敷華之始恰真人初度過吉甫生申
斑彩舞盈庭想的的公槐一再傳今當再茂壽星流
當戶計垂垂仙棗三千歲更獻千秋瑞托雲羅聊佐
霓裳之舞詞申鼎爵當添海屋之籌統在照涵不勝
華祝